

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之組織

本省建設廳，為發展農村生產事業，特在各縣分別組織農業生產運動會，每區之下復在各鄉村組織分會，並舉行全省農業生產運動會，以資推廣。茲將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之組織，分述如下：

第一、組織系統：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由縣長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各鄉村分會，由鄉長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二、組織範圍：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其範圍包括該縣全境。各鄉村分會，其範圍包括該鄉村全境。

第三、組織經費：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其經費由縣政府撥充。各鄉村分會，其經費由鄉政府撥充。

第四、組織任務：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其任務在於推廣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農民生產力。各鄉村分會，其任務在於推廣農業生產技術，提高農民生產力。

龍雲電告蕭賀匪股敗竄寶山

第二路軍總司令龍雲，連日率部進剿匪股，迭獲勝利。昨有電致蕭賀匪首，謂：貴部在寶山一帶，經我軍連日進剿，現已敗竄。貴部殘部，現正向南竄逃。我軍正緊追不捨，務請貴部殘部，速向指定地點撤退，以免受累。

胡李同遊溫泉返省

秘書長胡漢民，與李烈鈞將軍，日前同遊溫泉，現已返省。胡氏在溫泉期間，曾與李氏商討軍政要務，並就地方建設問題交換意見。胡氏返省後，將向省府報告此次溫泉之行。

日考察團定期來省

日本考察團，為考察我國農業生產運動會之組織與實施，將於近日間抵省。該團由日本農業專家組成，將由省府陪同，考察各縣農業生產運動會之組織與實施情況。考察團在省期間，將與省府官員及農業專家交換意見，並就農業生產運動會之推廣問題交換意見。

廿一縣設處收白銀

本省施行貨幣管理政策後，廣州市內早已禁止使用白銀。其外設有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以資推廣。現已派員分赴各縣，設立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以資推廣。茲將各縣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之組織，分述如下：

第一、組織系統：各縣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由縣長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二、組織範圍：各縣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其範圍包括該縣全境。

第三、組織經費：各縣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其經費由縣政府撥充。

第四、組織任務：各縣收買白銀臨時辦事處，其任務在於收買白銀，並推廣貨幣管理政策。

解釋印花受罰責任

印花稅法施行後，關於印花稅受罰責任之解釋，業經財政部函達各縣。茲將印花稅受罰責任之解釋，分述如下：

第一、印花稅受罰責任之範圍：印花稅受罰責任之範圍，包括印花稅之繳納與受罰責任。

第二、印花稅受罰責任之標準：印花稅受罰責任之標準，包括印花稅之繳納與受罰責任。

第三、印花稅受罰責任之程序：印花稅受罰責任之程序，包括印花稅之繳納與受罰責任。

紀念先烈大會通告

各界同胞：為紀念先烈大會，特於近日間舉行。茲將紀念先烈大會之通告，分述如下：

第一、紀念先烈大會之目的：紀念先烈大會之目的，在於紀念先烈之革命精神，並推廣革命精神。

第二、紀念先烈大會之時間：紀念先烈大會之時間，定於近日間舉行。

第三、紀念先烈大會之地點：紀念先烈大會之地點，定於近日間舉行。

擬復改善收電費法

日前商務會向省府請令改善本市電費收法。茲將改善電費收法之建議，分述如下：

第一、改善電費收法之目的：改善電費收法之目的，在於提高電費收法之效率，並推廣電費收法。

第二、改善電費收法之時間：改善電費收法之時間，定於近日間舉行。

第三、改善電費收法之地點：改善電費收法之地點，定於近日間舉行。

各地商人收銀票

財政廳長為普及全省日銀收買進行，特令各地商人收銀票。茲將各地商人收銀票之組織，分述如下：

第一、組織系統：各地商人收銀票，由財政廳長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二、組織範圍：各地商人收銀票，其範圍包括全省各地。

第三、組織經費：各地商人收銀票，其經費由財政廳撥充。

第四、組織任務：各地商人收銀票，其任務在於收買日銀，並推廣日銀收買政策。

轉運業單據貼花法

市商會昨接財政廳代電，查轉運業單據貼花法。茲將轉運業單據貼花法之組織，分述如下：

第一、組織系統：轉運業單據貼花法，由市商會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二、組織範圍：轉運業單據貼花法，其範圍包括全市各地。

第三、組織經費：轉運業單據貼花法，其經費由市商會撥充。

第四、組織任務：轉運業單據貼花法，其任務在於貼花單據，並推廣單據貼花政策。

定期開征防空租捐

省公署昨接省府令，查定期開征防空租捐。茲將定期開征防空租捐之組織，分述如下：

第一、組織系統：定期開征防空租捐，由省公署擔任主席，並設秘書長一人，秘書若干人。

第二、組織範圍：定期開征防空租捐，其範圍包括全省各地。

第三、組織經費：定期開征防空租捐，其經費由省公署撥充。

第四、組織任務：定期開征防空租捐，其任務在於開征防空租捐，並推廣防空租捐政策。

武俠小說 流星趕月 (上) 蔭餘

世說新語
大賢人有謂其夫極靈通所化生云云

竊書

各蘇商得報。立即前來探問。見瑞庭時。已不似從前諸君盛時之好整以暇。愁眉不展。焦灼萬分。黯然然。憂鬱於心。本號終始效勞。不料運來虧折過鉅。周轉無力。實不忍相累也。蘇商諸人觀此情狀。故為手實數家。店中貨底。諸公欲取則請取之。予慰一簣。各將貨底取回淨盡。貨物既盡。方始閉門。此時京商各口。踴躍從容不迫。語各債戶曰。小店此番倒閉。實出於無可奈何。荷諸公照應多年。子每誠信自遠矣。實不敢稍

中外敵國平。兵歸祖廟。殲殘賊寇。佈於天下。其外無一物。歸報主命。殺其仇。今已遂其路。然大雲山穴當海寇未亂之前。自有段奇同在。西塞馬奇佐。妻劉氏賢。與兄雞同居。雞妻馬。忽如鶴引婢有娠。獨覺立逐之。婢泣無所歸。泣道中。經遇謝寧遠過。寧知何人。念婦悲而憫。適師無送法於火坑。想思亦為懦者。寄於母家。俟時以告伯氏。然奈策實勿能行也。婦時淚洩向河。劉慷慨大不忍。慨然曰。爾毋悲。且隨隱微。必得當。然姓名也。以婦言如是。遂隨之行。既新家。劉曰。誓立於是。俟我先歸。如能見容。出相見。不然。儼亦出侍衛於外野避之。劉入見娘。乃指額而痛。鴈雖女偶。察其言似為關事。

買其
安園廣
畝零經
有華洋
全堂理
局段內
上蓋連
訂期國
種期轉
本堂無

賞。易於結怨。乃日夕與陳生共習。久之藝大進。郡中勇士皆非其敵。如數年前。甲由道員升署某司。召公子往。公子聞命。賁北上。在署中無事。與清客茶談技藝。均謂公子以名貴之身。不宜爲之。公子曰。非真欲文士就武。空遠中衡文。未必皆博雅能文之士。過眼空端五色。誓嘗所以致嘆。若武弁得一技之長。即可辟易萬夫。揚眉吐氣。故憤而爲之耳。忽有投刺請見者。則一時大吏。一日甲在署。由是到判請見。則上自署清野道人。甲問何事。道人曰。聞公以武勇著稱。特來領教耳。甲拒之。道人曰。予非害公者。正欲一試其技如何。能否爲世用耳。已而公子出。與道人相見。道人長眉皓髮。舉止大方。一望而知爲非凡之人品。周公子曰。聞公子精技藝。所向無敵。然乎。公子曰。不敢不敢。不過隨隨所識。寒試花拳。並非絕技。安敢自不敏。道士固請之。公子曰。吾意可矣。勿作真鬥。道人曰。諸公子揮拳直過。道人以手拒之一指。公子道人爲性。用力猛撲。道人輕以一指印其背。公子臥地呼痛。道人曰。孟浪孟浪。開罪所從者俗師。入途已誤。公子所學。少從異人之技藝。乃俗流劇子之花拳耳。道人少從異人傳授。得張三羊真傳。公子果有意學乎。公子喜。幕容或譏其舍文武就武。即學成亦無所用。公子慷慨自言曰。予雖會習文學。而主司有眼無珠。不能拔取真才。即或他日倖而遇薛下。青萍終歸。得以長其聲價。然得之功名。竊類於馬上得之。不願於紙上得之也。丈夫具昂昂七尺之軀。當奮志於輪埋強勇之中。以英奇勳。安用從事毛筆。以練陰柔之志氣。父勉其言曰。汝好自爲之。人各有志。予亦不能強也。因留遣人於署中。導道人以師禮。奉命維謹。道人先教以運氣。次教以飛行。而劍術擲丸。尤爲精妙。彈之所發俱爲連珠。所斃命中。百不失一。公子學之數年。盡通其技。體輕若飛鳥。身捷如游龍。能於百雉之城。一躍即登。又能蛇行於絕壁之上。暑中有大樹。公子嘗覺身矗立其上。以足掛柱。往往來數次。捷如猿猴。舞劍劃如雪花亂飛。白光閃閃。駭人心目。然此未足奇也。弄丸爲彈。千百成串。能發於數百步之外。擊人盡死。有如近世之水梯機關。小者前去。大者繼之。如流星趕月。此尤爲技藝家所罕見。誠難而可貴也。(未完)

然此心跡不少於人。始訪知於關外。則李將軍威風凜凜。勢赫千里。妾侍立門牆。躊躇窺向。將進而不能。欲言而又不取。聞者從而問之。曰。僕江南人也。革命以來。有一妹在貴府。今不遠千里而來。欲求一見。非有他姓。妹年貌若何。使吾知之。以審虛實可也。妾曰。僕姓麥名星娘。妹名柳翠。識字能文。常失散時。年始十八。以歲月計之。今則年華雙十矣。聞者聆畢。隨曰。府中果有楊氏者。適文翰工詩賦者。性又慧巧。將軍重愛其才。留在府中供職。汝言信不謬。且以此待告之。汝且止此以待言竟。入告。須臾命妾入。見將軍坐在廳上。麥再拜而起。具述其情。將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內役告柳翠曰。汝兄柳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廡前。惟不能措一詞。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倦。可於膳中休息。言畢立贈金袍一件。設帷帳於門西小館。令汝妹居焉。翌日謂妾曰。汝妹既能讀書。汝亦通文字否。麥答以能。將軍大喜。委以記室。約琴瑟溫和不益自約束。應上接下。咸得將軍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大以爲得人。待遇甚厚。然麥之來此。以爲訪妻。今已探悉。安能忍辱滯留。但自廩前一見後。

呼上
重金
都扛
蹄錢份
頭有四
萬八千
有七死呀

嘿！
連床板
得過我？
有問題！
撕吧！
去捧

窮師

鄭子 伍

今日我橫財十萬，唔好計到，而且又可以領珠風景添。

去總廠收錢，密作代理，住珠河南，橋過珠江，不如坐兩個仙梯水渡！

先生！過海嗎？

也。薛蘭曰：「你休猜。」劉秀手曰：「偏我不識？」遂奔出城，歸鄉去。不以一語相托事。寧勿傷人氣短。佐官首視劍。而目中淚泫泫然欲奪劍。慨然曰：「劉爲義死耳。君何憂？豈以兄嫂遇耶？」在座不語。以手指窗外。其意以兄嫂相問。頗致不滿也。劉曰：「伯母相問。君不爲勸阻。而伏案悲泣者。寧足稱吾志乎？」佐因方好客。并請飲翌日且大。至子嗣向病。蘭有奸而遭逐。若放之見日餒。吾寧不爲悲耶？」劉遂逃赴關於途。今奴氣尙未平。難作說客。佐喜。以圖所存。安大喜。惜劍出。稅屋居園。與抗、蘭之結妻已斷。遷大雲穴穴內。能興亡。焉老威風前夜寢裏。頗怪響音遽曉事。越十年。焉老威風前夜寢裏。頗怪響音遽曉事。劉有子三。二欲得一爲繼。劉乃曰。且謂三子曰：「他日必能仕於朝。爲母氏取得封爵。是何能任之謂他人乎？」焉大怒罵。劉聲曰。怒又何益。子固吾子。不繼爾家我何恨。又年矣。焉益老。深感無兒之苦。哀於劉甚。賴得一子爲繼。劉察其言曰。笑曰。甥有子在。何用復兒？焉深異其言聞之。命顧而言曰。日見。赴大雲山携笈乞子歸之。劉拜父母。焉愕然久識其因。告以故。焉持其子而澄曰。敬婦之功。吾烏能有子。遂厚遇蘭云。

奇緣

夢真

新會城西南十五里許。有鄉名花橋亭。該地前畝小河。後髮林密佈。地險而幽情。聚姓極繁。今則人烟稠雜。閭閻鼎沸。惟去年百七十年間。地忽荒僻。爲大盜窟宅。故老矣。乾嘉年間。海寇猖獗。花橋亭雖近墟市。然城中兵少。僅足自衛。花橋亭與汾水汀相連接。汾水江前通大海。至海徑往小舟至岸。恣意劫殺。民遺其禍至者。往往居民避粉紛遷徙。鄉民梁福元以母老家貧。勿能辭避。既而官兵駐紮。大部至汾水江。另一部出花橋亭。以明監查進路。兵既至。以福元留。夥爲盜謀。捕之歸。統兵官察其狀。似非兇兒人。釋之。福元歸鄉曰。已死不覺大歡。匪妻已死。結廬度歲。朝設茶肆於道邊三十丈過者。得食用度歲月。福元適時年逾三十矣。向子然一身。一日之夜。一夜著葛衣襪之老者至其前問道。福元具告。老者揭衣擁捧水狂飲。旋竟仆道上。福元大驚。施救不及。因爲備棺殮葬之。益念人生易逝。越月有男子率少女行於道。至福元茶肆。渴而

遺勞通且防年連 績力朱軍神十二 力村村崗中景 力力力力力力力	(恭) 大英係 蘭英係 大良係	無在歷年俱 涉未不大大 毋明明價	(買) 請定記 涉於三圖八 議交月為號	(買) 本項六登局 堂等日記仁 無未立圖壽	概價四段 與務訂園 本轄園內 本轄園內	(買) 不國左前 涉清磨右 速四照巷	(買)
---	-----------------------	------------------------	---------------------------	-----------------------------	------------------------------	--------------------------	-----

清代
軼聞

才女殉節

關斧

楊柳翠。白門民家女也。性敏慧。通詩書。
父母不忍其志。令入學。刻苦奮勵。與
父師前芳。師重器之。同學有愛呈趨者。
柳翠同庚。聰明俊雅。諸生咸敬曰。同歲者
當爲夫婦。二人間之。亦私心許焉。一日課罷。
差賤柳翠詩曰。十二欄干七寶臺。春風隨處
處處開。東園桃李西園樹。何不移來一院栽。
柳翠和之曰。平生每恨飛英白。懷抱何爲
不早開。我願東風動用意。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柳翠年長。不復到學。父母爲之擇配。
輒悲泣不食。以情探之。初不肯言。久
乃曰。東鄰某氏子。俱已許之矣。若不相從。
有死而已。誓不改志也。父母不得已。如從
願焉。遂卜日遣媒結婚。凡帛幣之類。羞應
之周。皆柳翠親自備辦。迎婿入門。二相
門深鎖。內外頗嚴。問閨怨句。如隔天涯。
欲逐一意。終無可乘。往數月。適逢天淫。
衣。西風愈烈。白露成霜。麥蕪虛空。時及授
思維。乃成一首詩曰。一好花移入玉欄干。春色
無緣得再春。築處豈知愁夜度。別時容易見
難離。何年奉土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

露閣雲烟淡幾許。可憐寒食月圓圓。詩成題
於片紙。拆布衣之領而縫之。以金釵斜小
堅。囑其持入付於吾妹。令其裁縫。將以用
小。小堅如言。翠柳解憂鬱。拆衣見詩。傷
感不勝。吞聲飲泣。沉思良久。別爲一言。亦
綴於衣領之內。付出交妻。詩曰。一自鄉關動
戰兢。舊愁新恨幾重重。腸斷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長使德言驚破鏡。終教子
建武遺孀。綠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誰知也到
橋。一妾得辭。如柳翠以死報之。無復致望。
遂感泣。柳翠聞之。請於將

先管。完全撇開以去。予爲短欠人憤之心。又怎么能起而阻止。洵袍靴欠之款。京商諸人。見其說得如是可憐。又因端瑞所欠之款。僅有百元左右。平時往來交易太多。今爲此區區者。選眾人以爲難。心良不忍。但蘇商各戶擅取京商之貨。則大不直道理。成爲賈誼不平。自是上商會。商會不能決。則又訴諸法律。兩方各執一詞。各據一理。糾纏不休。蘇商各號不特不無所藉藉。反感京商諸人。致得收回賒欠。無所虧損。至京商諸人之對於端瑞。却延端瑞去作証人。証明蘇商擅取他人貨物。端瑞一無受累。反立於第三者之地位。遙送外。厥後訟事完結。各商號爲業務推銷計。又想到端瑞方面。且對於端瑞以從前閉。依然存在。莫不諒其苦衷。以爲以前閉。事出於萬不得已。倘使心存不良。何不多次欠人若干。(未完)

飲。少女泣不可仰。男子厲色視之。終不能止其悲。福元異之。因問。婦言曰。此吾妹子也。以父赴國。久不見歸。擬召城之。福元問其衣履。男子期期勿能答。少女猝然曰。彼實爲盜。非吾止之。男子聞言色變。擢一笊將婦武功。福元止之。勿聽。遂相引。福元嘗習武功。武功能敵。受劍造。福元詢女居址。爲小伶衣之。父見愛於鄰鄉。將訴於官。其所衣衣履。一見死於道者合。福元遂告以其父之墓而送之歸鄉。初女家被盜。失女。母氏傍徨涕泣。既得女歸。大喜。娶。願以女妻之。福元爲壽。待之。復聞福元未娶。願以女妻之。福元自家貧實難允能養婦。謝之。女母悉其因。願厚嫁以贈。女既歸。執婦甚恭謹。越年一子。家亦漸豐。其後子孫多赴外埠經商致富。然其中固有一段姻緣史在。

方民衆
 進者皆
 以表謝
 邀宏達
 債權到
 有欠揭
 曆三月
 隆記無
 號等准
 到各號
 月一號
 以楚概
 以免與

